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一

余最喜尋前輩舊事蓋其立身大節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獨細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於遺忘耳然賢者之一嚬一笑與人自是不同嘗觀先儒如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范蜀公東齋日記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與諸家小說其所記亦皆一時細事也故余於前輩之食息言

動雖極委瑣者凡遇其子弟親舊必細審而詳扣之必欲得其情實况譏其小者又不賢之責也故就其所鬬聊記一二云耳

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卓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於地二泉甫出而蘇州湯貞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撒的尿盖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恇

怏一震之威乃可至此此則宋史載楊文公便溺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楊公亦正人也人言璉元無叉諆只此一事雖族滅亦豈爲過此事聞之

王雅宜

顧東橋文譽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先生喜設客每四五日卽一張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乃教坊樂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

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闋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鍾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眞可謂一代之偉人

王文恪鏊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即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爲謝詩曰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畫慘淡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賢而存舊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酬唱乃知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淶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

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没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文衡山麽此亦可謂名言

許石城言介老請東橋日許亦在坐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畢東橋即大聲言曰此摹本也真蹟在我南京倪清溪家此畫甚妙甚若覔得真蹟纔好後上席

戲劇盈庭教坊樂工約有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嘗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介老父子大爲沮喪後數日介老即請北京六部諸公亦有教坊樂與戲子諸公聽命如小生樂工賞賜各二三兩是日亦請石城在坐蓋所以示意於石城也不一月蹙南京長科萬楓潭劾罷東橋萬名虞愷江西人

劉瑾陝西人與康滸西同鄉康在翰林才望傾

天下瑾欲借之■以彈壓百僚故陽爲尊禮之康本踈誕遂往來其門實未嘗干與政事也遂終以此廢棄天下共惜之後自放於聲樂亦簡兮詩人之意呂涇野馬溪田敦厚嚴正無所假借竟與終好蓋亦能亮其心也

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舘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謦咳以爲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渼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時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藉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隷人携圊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參

散徐迪去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誌中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作詩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劉晦菴語也晦菴敦朴質實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爲巳任後進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何燕泉輩皆出其門獨李空同康滸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户不爲其所牢籠而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達

康濟所得罪雖則出於筆誤亦由其持身不嚴心跡終是難明昔王振擅權以薛文清是其鄉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諭旨必欲其往謝薛大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謝恩私室豈薛瑄之所爲越數月絶足不往振銜之甚必欲置之死後以事論死臨詣西市振家厨下一燒火老僕素淳謹振頗信聽之忽放聲大哭振問其故此僕曰我聞鄉里薛卿人皆呼爲薛夫子若今日論死滿朝必不能容吾輩明日亦當就戮矣振亦感

動文清遂得釋若滸西之去就如此則瑾烏得而累之哉

余在南館嘗問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曾與滸西相會否槐野言吾爲檢討時因省覲至家對山妻家在華州適來探親吾造之時值其生朝設客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問曰明日對山設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赴亦我赴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後對山

遣人來致意云明日家主要與老爹講話洏亻晨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設兩席對坐近午對山起曰今日老夫賤降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令親輩每燕必有妓樂不當以此累公令諸公將至不敢久留矣吾罷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酬飲達旦

趙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歲貢爲武功學官大周隨任讀書於武功學舍中少識康對山令武功志中所稱趙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對山小

時即任誕不羈其所娶尚夫人甚賢對山每日遊處狹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而此夫人每日三餐具殽敹精酒飯遣一婢子持至對山家進其舅姑無間於寒暑風雨歷三年如一日大周尊公廉知之召對山立堂下譙訶之故志中云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者蓋謂此也後趙先生曲爲勸諭譬之以理且爲康長公道其新婦之賢無終絶之道長公夫婦又曲爲勸諭始悔悟迎夫人歸從爲夫婦如初而志中感

趙先生成就之恩蓋不一言而足也

呂沃洲言吾巡按陜西到武功日公事畢命縣中携酒夜造康對山對山以吾持憲不設樂相與論文因及時事始甲夜至二鼓殊慨慷可聽乃知此公志業不遂其抑鬱之抱寓之詞曲將無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携所業見東橋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於東橋愛日亭中東橋即携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披誦極口賛賞

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言之次日即手書帖
子來謝云今英流自遠之日久矣廼荷高賢謙
損之義倡復古道欽屬欽屬即辰家尊小倦不
獲奉談謹書佈先致謝私餘容求晤以盡所懷
不宣愛才好士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
小人持餅餌一箬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為
可浼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賫捧
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

書不肯啓封此承奉遂廵數日而去

余受官歸雙江先生遣一兵官護送而南抵家

衡山與王陽湖二公書且囑之曰汝歸道蘇嘗爲我求衡山一畫汝自作一長歌題其上寄我可也余至蘇首見衡山致雙江之書坐語歡甚後及雙江求畫一事衡山卽變色言曰此人沒理一向不曾說起要畫如今做兵部尚書便來討畫意甚不懌衡山於士夫中與陽湖最厚後見陽湖道雙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慫慂之陽

湖握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復敢言竟負雙江之托矣

張石磐鰲山為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為之一變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輩修書時吾松徐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即拔在優等其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狀輕帆花落愁

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郎
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徤今寫在李塔滙寺
壁石磐乃簡肅之子少為翰林庶吉士其子鳳
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閩人亦國朝一盛
事也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曾見楊南峯不曾
余對以不曾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就指望與
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見之我與南
峯舊日相與我陞浙江布政時道出蘇州特往

拜之次日南峯來荅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南峯坐談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抽身便起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逕去我送與雷葛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葛送還我曰昨日府中自來催促不出老夫之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葛不受也罷賢姪且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學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如此然按其議論亦自亹亹可聽何可不一見之余舊知此老生

獰且其氣性疎誕平生交知巾便少此一人亦
不為欠事終不見之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
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裒皆數百卷凡例既
備採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
之惜乎皆不傳矣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後題云雲間
何元朗暨其第叔皮令之二陸也雅道未喪其
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作輙錄數篇求為南

定後畱雅宜處作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處矣

余求衡山作語林序序曰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其所論撰倚麗宏淵自足名世此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不可以無傳也先生方嚴質直最慎與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輕許一字其誤蒙獎飾實為過當故每自砥礪期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憊竟無可稱每一思之面赤發汗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贋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欵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略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徤如少壯人

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

王南岷爲蘇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見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騶從及門下轎換巾服徑至衡山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飯相欵南岷雖蔬食菜羹未甞不飽談文論藝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見有此等事矣

唐人有言吾不幸生於末世所不恨者識元紫芝余運命蹇濇不得蹝厲霄漢然幸而當代諸

名公手一相見即傾盡底裡許以入室如顧東橋文衡山馬西玄薛雙江趙大周王槐野諸公皆是昔蜀滸巖君平谷口鄭子眞唯一楊子雲知之遂不泯於世余幸有數公之知亦庶乎可無恨矣

楊南峯少年舉進士除儀制主事即欲上疏請釋放高墻建庶人子孫𤔡菴知之語南峯曰汝安得爲此族滅事耶奪其疏不得上南峯以志不得行即日棄官歸經往小金山讀書數年不

入城其陳義甚高如此此舉措即古人何遠至晚年騷屑之甚　武宗南巡時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謂血氣既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雅宜自辛卯秋在東橋處見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歸臥病於石湖之莊連寄聲於張王屋董紫岡欲余兄弟一往相見余與舍弟叔皮即移舟造之雅宜相見甚歡飯後送至治平寺作宿寺距其莊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湖草堂乃蔡

林屋與雅宜兄弟讀書處也適陸幻霙之亦在寺中遂相與盤桓數日每日必請至庄中共飯爾時雅宜雖病甚必起坐共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音吐如鐘儀狀標舉神候鮮令正不知黃叔度衛叔寶能過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復見此等人

孫季泉轉南宗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

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爲相知然終日相對唯談作律詩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當講者多矣余心不謂然然其以清謹持已以嚴正守官一時士庶罕見其儷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樹泉諸人許即太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絕無都城紈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遊處後竊祿時二公已亡毋思其人輒爲惘然

徐髯仙豪爽迭宕工書能文章善爲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見黜遂爲無町畦之行　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羅莊定山昶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與又見其家藏寫眞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贊文有以見前輩持己極嚴而責人甚恕猶有古寬大博厚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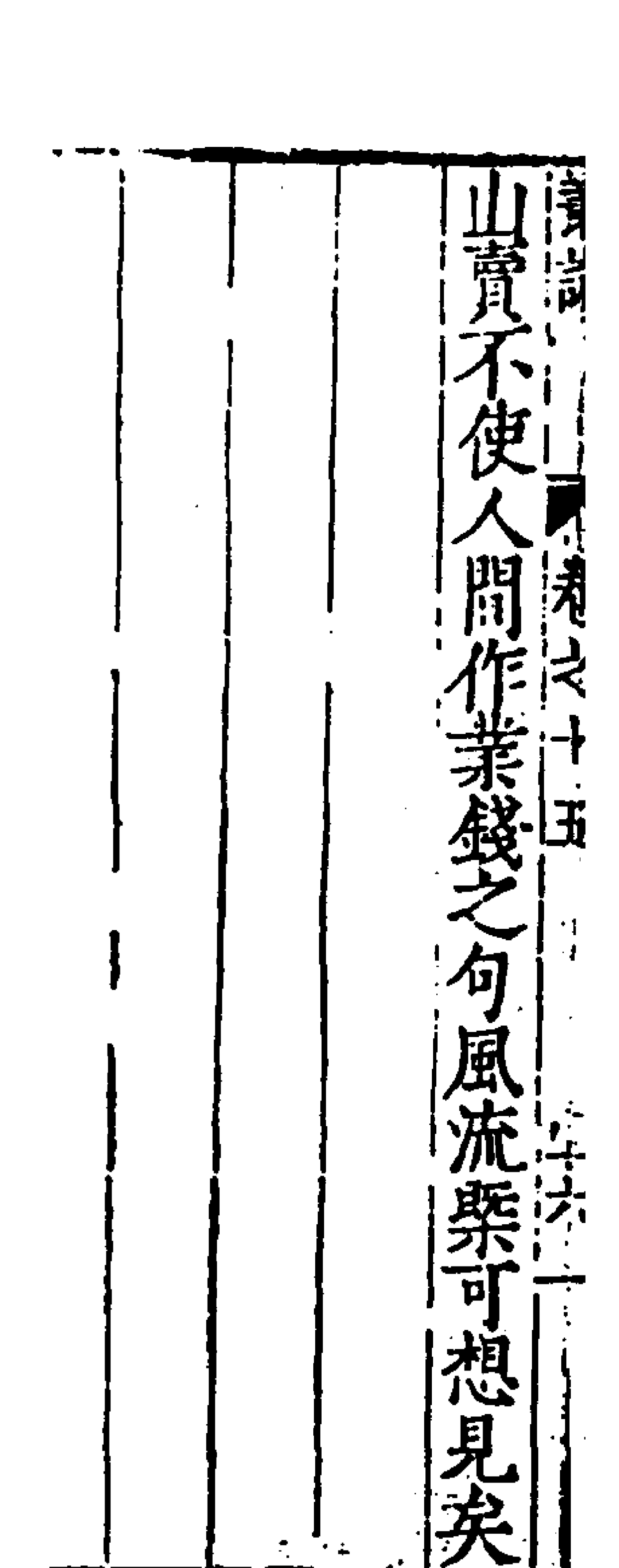
唐六如中解元日適有江陰一巨姓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年與六如同鄉舉來六如甚厚遂

同船會試王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㦲于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是時都人屬目者已衆矣況徐有潤屋之資其營求他逕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踈狂時漏言語因此畧誤六如竟除籍六如才情富麗今吳中有刻行小集其詩文皆咄咄逼古人一至失身後遂放蕩無檢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

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廢宸濠差人來饋物則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雖交款甚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



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元朗著

史十二

吾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州士風大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賢美事皆湮沒不傳余蓋傷之焉今據其聞見所及聊記數事恨不能詳備也

太祖時吾松江始以徵聘仕官於朝者有朱孟辨嘗觀洪武聖政記孟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爲政府故中書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號滄洲生能詩工四體書亦善畫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嘗法時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冊爲經進集云

永樂十八年閏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淵河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免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儆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其數正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右布政孫豫松江人家

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觀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今依余家以居

二沈學士以善書供奉　成祖朝與中書舍人無錫王孟端同時三人皆能詩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過之乃知前輩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則號自樂二沈名粲字民望號簡庵

蔣性中爲給事中甚清介貧若[illegible]僑家居時嘗

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剌船適一粪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材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圊桶官隨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

將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沒盖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太祖定鼎金陵其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　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

兼善書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
不減於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貞
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
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
張家干巷又有一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
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
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
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

氏爲最者是也曹雲西卽所謂東吴富家唯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卽有不碍雲山樓者是也余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囘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襲藏之樓上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爲烟所蔽不得下抱觀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卽有三昧軒者

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則蘇州亦豈敢裂眼爭耶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

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蓋由蘇州爲張士誠所據浙西諸郡皆爲戰場而吾松稍僻峯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於此薰陶漸染之功爲多也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唯以抄書爲樂其手抄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

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亦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永樂中召至京修永樂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爲僧官住持南禪周文襄公爲廵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晤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啓公交欵一日學中散堂後文通過訪啓公以藍衫置欄枸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

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宅今錢氏東門之居即舊倉基也

志中言啓東白永樂戊子主郡之延慶寺戊子是永樂六年則文通爲秀才時正東白修永樂大典同爲僧官住南禪日也

錢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贍書學宋仲温入能品文譽藉甚四方以得其文與

字者爲榮一時碑版照四裔可謂盛矣曾在內學堂教書懷恩太監出其門下後恩得時遂援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呂文懿岳蒙泉畢竟用此二公蓋交結內臣文通之得力處在此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當以此爲鑒

黃汝申名翰永樂九年進士於文通爲前輩其詩比文通更爲警拔書學宋克亦遒勁其署書端楷莊重真有佩王冠冕之意曾見其傳桂二

字乃張莊懿畬第時所贈扁也今子孫尚榜於樓中比詹希源稍豐肥然自是名手韵可愛但其人苛刻剛忿頗不爲鄉評所歸誌中謂其居家頗自恣鄉鄰畏之常騎白騾入城見者歛避盖實録也

正統間王雪航桓陸㝱庵潤玉同時皆工詩王有雪航集陸有㝱庵集時相城沈氏貞吉恒吉弟兄同居家饒于財是蘇州名家慕陸名招致家塾教其子弟沈石田貞吉子即其門生也

張莊懿是　英宗朝進士選其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廵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爲非吉兆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紗帽帶了徑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遝遣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張莊懿爲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

醉漢此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遲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帯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侵晨頂此藤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即扣頭請死公命隷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
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没往來然
手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
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
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後馬端肅托人去
講遂補冢宰張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曾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
莊簡也曾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

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壽至八十六中秋是
其誕辰八十二時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圓詩
來賀朝賢屬和者數人後每歲壽日即押前韵
寄至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留飲寫字作詩有
蕭然物外之意蓋吾松一偉人也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
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
豢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

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爲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爲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豈非天之最重

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於厚之也

夏止軒留心經濟其建白甚多今載在郡志與名臣錄中讀書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樓帖二三卷是宋搨奇品也後歸之其壻沈氏沈名齊字子公中進士是南道御史

錢文通之後則有陳一夔章侯公矩方侯公繩直三人一時皆有詩名楊君謙雨夜七人聯句記一夔公繩皆與焉餘五人則楊君謙趙栗夫吳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

士也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夔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又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盖其推一夔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夔不能爲此言非君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郡志中載一夔天順壬午舉於鄉曾父丧家居

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進士第釋褐
爲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聯贈趙栗
夫云萊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
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連稱
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裂栗夫答云風流
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紱
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
又王敬止贈一聯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

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夔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一時七人之中一夔自當稱雄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祕君為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為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詣人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旣多又閙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余嘗作手摺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詰人家門下問人苦無𨗳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之殊不肎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肎樂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

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時卧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畱連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眞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夫家時亦有一獎存敬同在相與談詠時將及雞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因例必早入朝候事而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爲難及諸君言君毎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屢屢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於此一傳可見公繩立朝無時俗之態故見重於南峯如此然於弘治之間而士風已自如此

於今也何尤

郡志中於侯公矩下稱其有文名不載侯直能詩今觀七人聯句中公繩詩時有佳句亦無忝於此六人者乃知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襮今吾松爲詩文者甚衆篤而論之未必盡能出公繩右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爭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

還
錢文通舊祀鄉賢祠中郡人以公嘗以大紅雲
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於 上前故
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未害嘉
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張西谷所記
夫名宦鄉賢二祠蓋所以崇德報功激勸來者
血食廟廷夫豈細故名宦則載在祭統原以五
者定之我 朝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於
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糧運同知王源奏

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於民者又教授胡存道身衛廟學以死勤事此數公者以祀典律之可以無媿其餘雖循吏輩出然無關於五者但當於郡志中載之名宦傳而已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若但做文字亦非立言之謂我　朝唯張莊簡蔣給事性中曹定庵顧東江孫文簡五人東江人雖病其少監然剛方清介特立獨行亦自難到文簡則厚德絕倫皆可以爲世法此可謂立德張莊懿

在刑部奏行條例數十件者在今甲夏止軒建白如臨清設兵備以聯絡兩京之勢　朝廷至今行之可謂立功如夏止軒作政監亦足垂世立訓此可謂立言錢文通則原無此三者且多物議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衆議沸騰有輕俊好譏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主置於供桌之下而西亭谷所謂斥去之者不知果於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輩在坐輒戒其子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

絕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皮也今吾松士大夫子弟亦有爲其父祖嘗求入鄉賢祠者無非欲尊顯其父祖之意此皆賢子孫也但不入不爲辱苟既入而一有異議或遭斥去則辱及其父祖甚矣是可不詳審之哉萬曆癸酉馮南江入鄉賢祠余隨郡中諸士夫往奠見錢文通牌位尚儼然在列不知西亭何從有此言或既黜而後有姑息者復仍舊設之耶然不可考也余遍觀諸賢自漢歷宋元千二

百餘年不過十餘人我　朝二百年中幾四十有羸乃知　列聖陶鎔賢才輩出固宜彬彬如此世或謂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然其中不能無臧否優劣後必有能辨之者

隆慶辛未十月太府李葵菴先生行鄉飲酒禮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貲者葵菴皆不准行即於申文後批發云郡中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範後學者該學不知其人乎庠友陸雲山者有識之士曰此必為何

柘湖無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葵菴批允行學敦請余往面辭二次葵菴堅欲致之余是狂生本不足以塵瀆 朝廷大典然余嘗謂凡郡縣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當率先遵行以爲百姓之望鄉飲固不足爲其之重輕但邇年鄉飲皆以請托行賄而得故非高爵即富室也今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番念一寒賤之士不由學校推舉遝々批行其何敢自愛而不成全其美政乎故勉強應命二次然當讀法升歌之際

俗類　聖祖垂世立訓舉此巨典而敬老尊賢之禮鄭重如此則凡與斯飲者能不感發思奮耶其以謭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汗故今已辭謝不敢復出以久玷清列矣

叢說卷之十六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三

李希顏字原復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纊時滇中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

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在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汝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其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曾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顧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脩撰去官家居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染作爲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諸

公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稽首一枚不能掩豆鵞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既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留飯惟殺一雞買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

腥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要吃黃䂉時深夜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䂉子行遂往扣門取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顧鶴涇說顧小時爲庠生年八十餘誠篤人也余每訪以舊事親爲余道之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參愷張掌科弘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味芩臟戚龍淵韶張一桂晃諸布衣遊處而與顧尤厚顧是一老儒善詩如横雲山詩野人月黑

偷金盎山鬼天寒泣夜蘿之句尚爲人誦傳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東江家居不沉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庵以舉人官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

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余妹壻引至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終始不倦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爲翰林編脩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荒敝常閉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令

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小時從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友先生二公在東江童幼時即識拔愛重之後至顯貴作祠堂於超果寺歲時奉祀亦可謂篤於故舊之義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鄉以來世代讀書後有勉之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叅政後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鄉舉歷官長史居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庵喆者其人本無可稱

然每一上司至必約孝友同往相見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之風今不復見矣是徐長谷言之

楊玉峯素剛正爲郎署時過家時喻子乾時爲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楊即厲聲言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玉峯名璟字伯玉　武宗朝爲光禄少卿　武宗好養畫眉中官每日至光禄寺索子鵞頭幾十作畫眉食楊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

處計許多子鶩頭大加裁損　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令楊自來回話楊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用謫瀘州知州時鄧茂七反林見素方提兵征剿見素命楊招撫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茂七即時降

其弟朴菴名黎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中時豐南禺爲本司主事豐多才頗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帶妓女而行是年適當考察科道皆在楊當堂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

去人聞之皆痛快一時服其嚴正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回
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　聖
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責
授山西提學副使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
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

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觀
此二事文裕之剛决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孫文簡公盛德絶倫余家姑女爲其甥唐科之
婦唐是都憲公之孫後科早世余表姐寡居文
簡在京時每歲時寄至家中節物如紬絹簪珥
之類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嘗不從厚每年 如此
無一年空缺
東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日着
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纔成得一箇可文

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旣立而家亦有成以稚
存心利未得而害巳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
孫子龍至今懸之堂中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其亦在場
屋中是年偶下第後相遇於南都文簡語余曰
主司在塲屋中欲求得佳士甚於士子之求主
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柰何言罷面色通赤
文簡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簡縱之實
不然盖文簡天性凝重雖盛怒亦發惡不出其

有生事者非縱之實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來兩世通顯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簡歷官四十餘年位至宗伯而臨殁之日幾不能殮此豈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與者皆一時名士諸公與雪岑往來尺牘其孫漢陽太守允執勒之於石其詞翰皆可傳者也

磊塘張氏莊懿公之後世有厚德與余家姻連近因小兒之喪見其行禮二次皆可為世人法

蓋不但江南所無當此薄俗恐海內近亦不能
多見也受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憲副可
謂通顯矣頭七時即來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
絹直裰到門易白絹巾與四兄弟一同行禮冲
玄少塘其親弟玄朗其從弟也拜罷而去受所
兄弟六人餘二人則長兄涇泉余女孫之舅從
弟冲宇余姪壻二人不至則別欲舉奠也近時
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
凡吊喪則穿品服乘顯轎至人家始易素服此

習俗盡然今受所與弟兄一同行禮此見其慶
族黨之厚徹服小轎而吊此可見其慶親戚之
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處者要當以此爲法
後數日涇泉來舉奠陳設祭品後涇泉行禮凡
酒與湯飯之類皆涇泉執奠其子干善接受捧
置靈几前不用從人且相慣習不煩言喻余問
之則張氏家廟中時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
此亦得之創見者是雖莊懿遺範之善然子孫
能守亦自不易

沖宇名仲順字士正在諸昆季中尤蘊藉有雅致家有廣庭脩竹其書室中窓櫺軒敞書史堆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傾倒頗不擇類有劉公榮石曼卿之風若以俗事來告者非惟不入於心亦且不關於聽原無此根在內也蓋出塵離垢之士近代亦罕見其比且酒茗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溫然可愛余每入其室不覺鄙吝了銷盡

沈鳳峯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鬬草社心如

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眞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粘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此二言蓋其實錄也

余正俗篇中極言今世用楪架增高與競相崇飾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設客余亦

在坐見其陳設除去此等果子用竹絲合散疉數枚行酒皆鹿盞雖罰觥亦用新瓷爵蓋狂瞽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信如此可以見其勇於從善苟人皆若此何患天下無善俗耶盖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園最有勝韻彷彿古人余小時猶及見之王以歲貢爲太順訓導其人黑瘦骨立善書畫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爭

趣之其舟次常演喜歌曲曾教粧戲者數人名丹桂者亦有聲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北村爲太守時陞任去余與王大參道甫楊節推運之蒙其賞識求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有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邊即寢室中着侍姬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蓋有妾白石之風今無復有此風流矣

王海槎今大參白谷之父也讀書博古爲本府醫學正術延名師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與大參聯

業即遊學於其家塾館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後大參即與余兄弟會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欵懇到出前輩詩文評校竟日余小時受其教甚多今白谷名位尊顯爲賢士大夫則海槎好士之報也余家二府君長君諱嗣字宗徹次君諱孝字宗本兄弟同居七十年雖白首猶不異財以孝友稱於郡中兄弟必共食雖妯娌亦未嘗異爨七十年如一日次君尤好學余兄弟小時府君每提携遊行必教讀詩書二經皆口授至終卷不

湏楬本後延名師雖重費不惜郡中諸賢達亦必延致或具束脩令余兄弟徃見凢可以教余兄弟者無不曲盡故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負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立於天地間耶

自漢以後松江之以詩文著載在郡志者七十五人其出處載郡志茲不錄

吳二人

陸績　陸景

晉二人

陸機　陸雲

陳一人

顧野王

唐一人

陸敬輿

宋十八人

陳舜俞　任盡言　衛涇

王恭來　任仁發　趙孟僴

衛謙謙孫剛　朱之純　許尚
胡琚　田疇　林至
高子鳳　朱元恭　衛宗武
儲沬　葉汝舟
元十八人
凌嵒　陸鵬南　陳宏
徐順孫　曹慶孫　莊肅
周之翰　沈𦢊　陸居仁
王文澤　陸侗　任暉

董紀　吳括　管訥
杜隰　隰弟桓　顧彧
國朝二十九人
袁凱　顧祿　朱芾
陳璧　錢驥　王應隆
周彥才　焦伯誠　陸宗善
任勉之　陳詢　沈粲
黃翰　錢溥　溥弟博　夏寅
金鉉　張弼　侯方

陳章　陸潤玉　王桓
曹泰　朱應祥　錢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陸厚
張介
僧四人
船子和尚
僧德然　僧如隱　僧清濋
大雅集二十八人志中不載者廿一人
孫華元實　沈存肖堂　俞鎬孟京

錢璧伯全　黃璋仲珍　宋處仁智民

俞俊子俊號雲東　俞庸子中號凝清

胡謙彥恭　馮以默淵如　錢元方彥直

張以文　沈震伯脩　全思誠希賢

許璞叔瑛　張守中子政　鄭昕彥昇

釋原瀞天鏡　釋靜慧古明

釋末爽古禹

陶南村家乘共廿四人各集未見者十二人

孫華季野華弟　曹宗儒號鶴林山人

衛仁近叔剛　陸聚有章　倪樞德中

沈鉉文舉　余寅昊晨　曹紹繼善

錢應庚　衛仁復　倪權

王應亨嘉會

鼓吹續編廿一人別集未見者二十人

邵伯宣復孺子　章昞如　錢士修

錢復亨號講餘教授　錢子良

沈度　黃黼　邵末寧昇遠

李昇　章公瑾　張宸號端居

陸釴鼎臣　吳凱原凱號芸碧

趙楫　蔡廷珪仲全　王徵

董源長源　陳景祺　陳景容

李彥文號敢齋

江湖耆舊集二人

許穆　蔡衵上海

明詩粹選五人俱已見志中

詩家精選廿一人諸集所未見者十二人

陶振子昌　張逢吉　奚伯鎮

夏正　陸宗　潘克温

姚氏　談甫　沈驥

孫怡　劉瑜　張廸

聲文會選十五人俱已見別集

皇明風雅廿二人諸集未見者一人

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玉四十一人諸集未見者廿九人

張璞廷采號友山　陳機應辰號草亭

金鋭汝潛訓導　林榮廷寵同知

焦善可欲　曹冑時用　許瓚

吳晟汝器　姚舜民號默軒

張衎敬先主事　孫怡廷愉學正

曹元復初　曹椿希綠　楊顯德昭

張元凱舜臣　陸銓以行　俱華亭

邵弘遠號桐江　黃宏號病鶴

強順號勤齋　劉恒號聽潮

錢祐汝吉　朱恩澤民　黃謹韜菴

陸啟尚質　高雲汝升　姚諫正言

陸晉卿號松雲　姚讜嘉言　俱上海

釋瑺末常

明音類選共九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顧清　朱豹

自國初以來諸集未見者七人

曹知白貞素號雲西　任叔寔有松鄉集

陶九成號南村　邵亨貞復孺

錢鼒號艾衲　李至剛

周輿　張悅有定菴集

曹時中有宜晚集　曹時信

凡遊寓如任叔寔邵亨貞陶九成李至剛遂家松江者已入郡人内若楊鐵崖錢曲江張夢辰張思廉輩暫寓者不録

叢說卷之十七